

公孫夢 著

降魔金剛杵  
(下)

蓝天出版社

## 第十回 猴鼠闹相府

顺着四通八达的砖砌小径，绕来弯去，经过了好几幢房屋，这才来到一幢楼前，但前面人已拥塞，无法再挤过去。

突然，一声大喝起自那幢楼前，人们顿时静了下来，只听一个粗嗓门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死囚，跑到内宅来干什么，想死吗？”

“鲁爷，有刺客……”

吴小东接着嚷道：“相爷被杀啦，姓鲁的你还瞒着大家干什么？你们瞧，起火啦……”

大家抬头四望，果见厨房方向火光冲天，又听吴小东尖叫：“不好，相爷早死了，大家何不各自逃生，还守在这里讨苦吃么？”

他从人缝里往外挤，一时间人们又乱了起来，你推我挤，争着离开内宅。

鲁方大怒喝道：“相爷平安无事，快把那嚼舌的小子拿下！”

吴小东杂在人群中，谁知道谁是“那嚼舌的小子”？是以吴小东安然无恙，绕过几条小径，摆脱了那一大堆人，直朝来时方向蹿去，迎面还有不少人往这里跑，有的直奔起火

方向。他顺顺当当出了围墙，守在外边的是如愚大师等人，他把捣乱的情形说了，如澄松了口气，命同来的人撤出十丈外，等候东野焜等人。

冯二狗把柴房浇了油，一把火烧得挺大，又到厨房把六个厨丁拖到屋外，再点燃厨房，然后钻进狗套出门。此时到处是人，乱成一团，他选准了方向直奔，也没人理会他。

在锣声响起时，白艳红等人大惊，连忙叫大家往草地上撤，没想到碰上了两名侍卫，不过被东野焜、雷霆一下治住了穴道。几人便到围墙边蹲着，听到有人鸣锣叫喊，却像吴小东的声音，不禁十分奇怪。

白艳红道：“整个相府都被惊动，冯吴二位只怕被围住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那叫喊相爷被杀的人，听声音正是吴小东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雷霆笑道：“只他和冯兄二人，能杀掉狗官么？分明是他二人在故意捣乱，我们不必慌张，再等一会看吧。”

凌晓玉道：“只好如此，暂时不动为好。”

又过了盞茶时分，忽见一只黑狗奔了过来，宣如玉怕它咬出声，纤手一抖，如意珠打出。那狗竟然一个滚翻避过，看得众人甚是惊奇。东野焜道：“我拿黄豆打它吧，大家不必动手！”

那黑狗一下直立起来道：“打不得打不得，是你的二狗兄台，别犯上！”

众人一愣，遂见狗头一歪，露出个人头，三下五除二取

下狗皮，恢复原形，果然是冯二狗，宣如玉、白艳红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宣如玉叫道：“哟，怎么真变了狗啦！”

东野焜等也没料到他有这一招，也一个个笑了起来，连凌晓玉也忍不住笑，把手捂住嘴。

冯二狗道：“快走，回去说话！小东这猴子只怕已经走了。”

众人遂越墙而出，与接应的严壮行等人会合，东野焜、雷霄又分别去叫其余人，大家相继回到柏庐，点点人，一个不少，遂听冯二狗吴小东说了经过，凭证拿不到，未免使人失望，二人又把古玩珍宝拿出摆了一地，众人一一传看，都是上好珍宝玉器。

时候不早，凌晓玉宣如玉白艳红各自回府，东野焜、严仁君、雷霄免不了相送，其他人各自回屋就寝。

第二天清早，众侠饱餐一顿，按原计划各走各的，劫夺相府的聘礼。

东野焜、张彦礼、张逸鹏书生打扮，手中持着纸扇，直奔正阳门。送聘礼的人出洪武门必经过此地，三人来到正阳门后，看了看这一带的街道，发现有间茶铺正临街道，便径自上楼，倚窗而坐，居高临下，凭窗看街。

三人要了茶，还要了些零食，品茶聊天。

张彦礼对着街道看了一阵，道：“怎么不见冯吴二兄，他们也该来了。”

张逸鹏笑道：“这两位梁上君子神出鬼没，不必操心，我

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便成了！”

张彦礼想起昨夜冯二狗装狗的事，不禁吃吃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二狗兄真绝，嘿嘿嘿……”

三人笑了一阵，忽听锣鼓声远远传来，探头窗外，不见什么喜庆行列出现，便不以为意，嗑瓜子说闲话。

渐渐锣鼓声越来越近，还听到了唢呐的吹奏声，三人又探头查看，见有一队人走来。

东野焜看得清楚，打头的是十多名士卒，吹鼓手紧跟其后，再就是挑夫和手捧彩盒、漆盘的仆役，不下三十来人，押队的是三名五旬左右的壮汉，骑着三匹骏马，带着十名护卫。

张彦礼兴奋地叫道：“来了来了，逸鹏兄我们下去吧！”

东野焜笑道：“二位自管去，我在楼上最好不过，管叫他们一个个成了木雕菩萨。”

二张答应着走了，他把黄豆摸出一把准备着，只见队伍越走越近。

鼓乐声惊动了街上的行人和住户，纷纷聚拢在街道两边看热闹，指点着那些诱人的聘礼，议论纷纷，不知是哪位官家下聘。

东野焜任由十二名兵卒走了过去，然后两指抬起黄豆，一颗颗从袖中弹出。

排头的两名士卒忽觉背上风门穴一麻，全身僵直动弹不得，吓得正要张口呼叫，紧接着上颈部哑门穴被击，嘴张着却没有声音。

头排两人停下，后面的人也跟着站下，十二名士卒依次被东野焜治了穴。

吹鼓手不知前面为何停下，照样卖力地吹吹打打，耐心等待。他们刚走过茶馆，后颈后背都在东野焜视线中，于是每人赏两粒黄豆。人们忽然发现鼓乐声停了，吹唢呐的还把唢呐含在嘴里，敲鼓敲锣的有的把鼓槌举着，也不知玩的什么花哨，就是不肯把鼓槌敲下去，两只眼珠则酸来酸去逗人好笑。

此刻东野焜急忙下楼，挤进人堆里，又把那些挑夫和仆役治了穴，依然是每人两粒黄豆。他们本来奇怪前头为何不走了，正翘首探看，结果一个个僵立不动，诸多怪相。

那骑在马上三位五旬壮汉，正是大总管司徒天鹏和二总管追魂刀鲁方、总教习雌雄鞭麻雄。司徒天鹏在马上看得清楚，前头并无人阻路，士卒们却呆站着不动，便高声喝道：“叫前面的快走，为何停下！”

可是，没人替他传话，街道两旁的人正指指戳戳，一片嘈杂，大概听不见。

鲁方极不耐烦地喝道：“前头快走！”

忽然，人群中挤出些人来，他们径自走到挑夫行列中，把担子移到自已肩上，从两列士卒中穿过，走到最前面站着，正好一辆马车倒退着过来，这些人把挑子一挑挑扔进了车厢，旁观人众大奇，纷纷议论起来。

司徒天鹏等三人初见旁观人众竟有如此胆大包天的人，明目张胆卸下挑担，而挑夫士卒一个个木然不动，听之

任之，不禁大惊，知道着了道儿了，立即双掌一按马背，正欲腾身而起……靠近左边的麻雄腿上被人一戳，在中间的司徒天鹏和右边的鲁方被两粒黄豆击中，三人同时大叫一声，却是全身僵直动弹不得。东野焜又把后边十个侍卫治住，他们惊得大喊大叫，请三位爷救命，有人暗算。

围观人众见骑马的官人吼吼叫叫，听他们中有的喊救命，不禁惊得都拿眼去看。

此时，东野焜听见冯二狗的声音尖叫：“啊哟，不得了啦，大家快看哪，这些人缺德事干多了，一个个大白天中了邪啦，动也不会动了，只有眼珠子在转啦，好怕人哟！”

他运气传声，是以嘈杂声中许多人都听见了，他们仔细一看，果真如此，直叫邪门。

有那胆大的走了过来，摸摸挑夫的手，又去摸脸，依然是不言不动，只有两个眼珠子狠瞪着他，不禁叫起来道：“真的呀，不会动也不会说哩！”

有更大胆的，去摸那些士卒，他们只恶狠狠睨着他，却动也不动。

这一下，轰动了所有的人众，纷纷挤上来要亲自摸摸这些大白天中邪的人。

鲁方气得大骂：“滚开！你们统统滚开！”

麻雄也吼了起来，把人众吓得退向两边。

冯二狗不知在什么地方叫道：“嘿，这老小子还威风得很哩，动都不会动，还吓唬人！”

鲁方吼道：“再敢乱动，宰了你小子！”

冯二狗从他身后的人丛中挤出，笑嘻嘻在他身后打了一掌，叫道：“爷爷打你，有本事的转过身来，瞧瞧爷爷长得什么样！”

鲁方大怒：“臭小子，大爷饶不了你！”

冯二狗朝他腰背上打了一拳，使出了四分子道，鲁方痛得“哎哟”一声大叫起来。

人众见他只能张嘴骂人，当真挨了打也不能转动，你看他凶眉恶眼，满面怒色，却奈何不得人家，那样子实在是滑稽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冯二狗又把司徒天鹏、麻雄每人赏了一老拳，这才钻进人丛中溜之大吉。

此时无论是挑的、手捧着的，凡聘礼都被装进了马车，一声鞭响，马车径自走了。

可是送聘礼的行伍仍在呆立着，好奇的人们把他们看了又看，惊骇无比。

有人道：“天啊，大白天怎会中邪呀！”

一人道：“当官的刮地皮，财物得来不义，这叫遭天报应！”

东野焜越看越好笑，但可怜挑夫和吹鼓手，便以黄豆替他们解穴，他们一下子便活了。

最先解穴的挑夫见许多人贴近了看他，便破口骂道：“瞧什么？认你老子是不是？”说着用手一推，把人推开了一步。

围着瞧的人吓了一跳，发出一声惊呼，连连往后退，一个个又大叫稀罕。

可是，兵爷和骑在马上官爷仍僵直不动，只有挑夫和吹鼓手在相互问询，又去看呆立不动的士卒，个个吓得心神不定，可又不敢走开。

有个吹鼓手灵机一动，忙跪下合掌，祈求菩萨保佑，祛邪免灾，引得挑夫也跪下了，一些善良百姓也跟着向天祷告。

这条路已无法通行，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东野焜估计群侠已走远，便以黄豆为士卒为司徒天鹏等解了穴，然后运起罡气挤出人丛走了。身后传来士卒和司徒等人的叱喝声、百姓的惊叫声，真是乱得一塌糊涂。

他一路都在笑着，越想越好笑。

回到柏庐，大家正在天井里观赏那些聘礼，穿的戴的无所不有，一个个谈起今日的情形，都十分兴奋。

东野焜把冯二狗的行为说了说，引得大家捧腹，女的都笑出了眼泪，那杨忍老儿更是笑个不住，开心万分。

冯二狗道：“我们这些人心不狠，要不今天就要了鲁老儿等人性命，哪会才捣他一拳。”

杨忍道：“那有什么，等下次光明正大与他们交手，老朽定把他们脖颈骨扭断就是了！”

大家又议论一阵，人人兴高采烈。

晚饭后，冯二狗、吴小东、张彦礼、张逸鹏上街打探消息回来说，五城兵马司的巡丁遍布全城，寻找可疑人物。

沈志武道：“马车呢？卖掉了么？”

吴小东道：“赶到三山门外骡马市场，以半价卖给人，让

他们查去！”

梁公柏道：“昨夜大闹相府，今日劫了聘礼，金龙会的眼线遍布全城，我们还是小心些为好。毕震山、奚玄机、慕容石不傻，猜也猜得出是什么人干的。”

如澄大师道：“今夜慎防，不能大意。”

东野焜道：“明日他们再送聘礼如何？”

冯二狗道：“照单收下，不必客气。”

雷霄道：“明日他们若再送聘礼，定然是防范严密，只怕不易得手。”

吴小东笑道：“今日大街上送聘礼的人无缘无故中了邪，围观人众又多，十传百、百传千，因此明日又见送聘礼，看热闹的就多，人一多我们就方便下手，他们却难对付。”

侯四姑道：“要是人家不声张，悄悄把聘礼送去呢？那不是糟糕了么？”

冯二狗道：“不会。一则相爷义子定亲，岂能无声无息？二则悄悄送礼，那就是向我们示怯，几个老魔头还要不要颜面？”

严壮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定会招摇过市，并想引我们现身，以便捉拿。”

如愚道：“人多之处厮杀，必会波及无辜，应设法避免交手，只劫了聘礼就走。”

众人俱皆赞同，最后想出了主意，分配了人手，大部分人在家歇息，只出动少数几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东野焜、严仁君又往通济门去，本想再到

茶楼里去等着，但发现十字街四个口子上都有些壮汉或蹲或立或徘徊，料想是金龙会派出的人，便转身往回走，到大中桥一带找个小食店吃东西，消磨时间。

足等了近一个时辰，才听到鼓乐声，两人忙从小店出来，随凑热闹的人众走到了大中桥上。只见开路的是几名骑士，为首的是秦玉雄，与黑心书生司徒俊在前，后面跟着六人。秦玉雄锦衣华服，目不斜视，傲然昂首，一付高不可攀的神态。

他亲自出马送礼，实出诸侠意料之外，但又使他们大为高兴。因为今日劫夺聘礼施用之计谋，本就是冲他做文章的。按大家的想法，皮怀志师徒当众揭露下聘礼的主儿，便是去年谋财害命的正凶，以搅乱护卫视线，使东野焜趁机下手，哪知秦玉雄当真来了，这不是再好不过了么？

东野焜与严仁君相视一笑，继续打量送聘礼的队伍。只见秦玉雄等八骑之后，便是吹鼓手和挑夫，后面则是司徒大总管等人。此外挑夫两边全是护卫，黔北双煞董坤董雷等高手也杂在里面。此外严仁君还注意到，一些凶眉恶眼的武夫就挤在人丛中。

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一些好事之徒在街两边跟着走，想看看昨日“中邪”那一幕，今日会不会重演，因此挤得街面越来越窄，快要靠近那些护卫了。

突然，一声震喝，声如雷霆，直震得人们耳朵发痛，一个个惊得闭上了嘴，东张西望。

只见大中桥的桥栏上，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白发苍然

的独眼独臂老儿，一个是英俊年青的武士。

只听那老人道：“列位乡亲，老夫皮怀志，乃杭州首富张东家的保镖，去年夏，这个下聘礼要结亲的秦玉雄小子，伙同一帮匪徒，以除元奸为名，夜间下手，杀尽张府上下百余丁口，只剩老夫和张公子得以逃生。”

张彦礼接着手指秦玉雄往下说道：“在下张彦礼，出事那日恰正出门在外，未遭毒手，请乡亲们评评理，我张家是规规矩矩生意人，就是这个秦玉雄，倚仗相府权势，假除元奸之名，杀我全家，劫走财物……”

师徒俩的话一出口，震惊了所有之人，秦玉雄回头看过去，对皮怀志的形貌仍有模糊记忆，不禁又惊又怒，这皮怀志被伤一臂时，逃走前曾扔下过一句话：此仇不报，誓不為人，他今日果然找上门来了。

此时，人群中发出了种种的议论，顺张彦礼手指处看去，一个个惊诧不已。

秦玉雄大窘，连忙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竟敢血口喷人，我堂堂秦公子，岂会……”

皮怀志咬牙切齿道：“姓秦的，老夫一条手臂坏在你手里，张家百十条冤魂断送在你手里，你如今矢口抵赖无济于事……”

秦玉雄怒火大炽，一拍马鞍，向桥栏跃去，人未到腰刀出鞘，一刀劈向皮怀志。

皮怀志、张彦礼早把长剑出手，迎向秦玉雄。惊得一旁的人众拼命向两头让开，乱成一团。

这情形使司徒俊等人不知如何是好，是守在原地守护聘礼，还是去帮忙捉那皮怀志师徒。

突然间他感到大腿外侧风市穴一麻，被一个什么小东西猛击在穴道上，顿时动弹不得，不禁又惊又怒，正待招呼陈志鸣、史志久、陆堃和湘西三霸，哑门穴又被一粒小东西击中，喊也喊不出声，一时吓得魂飞天外，他不知其余人也受制，那些站在挑夫一侧的护卫，因为和道旁看热闹的人众间隔只有二尺余，东野焜混杂其间，十分容易地就把他们连同挑夫都治住，只是不及去打他们的哑穴，挑夫忽觉和昨日一样不会动弹了，直吓得大喊大叫。而侍卫们则叫嚷有人暗算，呼同伴过来救助。他们各喊各的，乱成一片，有谁能听得清？

另一侧的侍卫正关注着桥栏边的厮杀，忽听一阵惊叫，见是伙伴在吼，惊诧中走了过来，可挑夫们并不让路，只会怪喊怪嚷，知道他们又遭人治了穴，连忙设法救治，但他们一个个立即被一飞来的小东西击中穴位，再也动弹不得，也跟着喊叫起来。

东野焜和严仁君已蒙了面罩，此时挤进队伍中，将衣物绸缎四处乱抛，金银珠宝则装进袋中，这一抛，人群更加混乱，拥挤不堪。

在后押尾的司徒天鹏起初极是注意皮怀志师徒与秦玉雄厮杀的情形，这师徒俩的武功确非泛泛之辈可比。他脑中转着念头，这师徒俩是偶而在街上碰到秦玉雄的，还是劫聘礼的一伙人？这样一想，他连忙收回目光，欲催促队伍快

行进。可他见到的又是昨日情形，开路的七人直僵僵骑在马上动也不动，这其中还有他的侄儿司徒俊，准是又着了道儿，紧接着挑夫和侍卫突然间相继叫喊起来，却没一人移动身躯，情知他们刚刚中了暗算，急怒间忙向道左的人探查，又见一些侍卫在助同伴解穴时着了道儿，两个蒙面人蹿到挑夫堆里，把聘礼四处抛扔，气得他大吼一声朝那两个蒙面人扑去。

就在他未落地之际，十多粒黑点向他飞来，只距离太近无法躲避，只得挥舞大袖，击落了这些不知名的暗器，使个千斤坠往下落，可双足刚一沾地，腿上就被击中，动弹不得。

那边秦玉雄与皮怀志师徒斗了二十多个回合，忽闻破空声起，有暗器奔袭，慌忙闪跳躲避。皮怀志师徒顾全大局，不与他缠斗下去，乘空抽身退走，这是吴小东发暗器掩护他们。

与司徒天鹏同来的鲁方、高桐、麻雄等人见聘礼被劫，司徒天鹏落地后也不动，情知又招人暗算，不禁又惊又怒，也纷纷跃入挑夫行列中，但却不见了蒙面人，面对人流徒唤奈何，只好去解救司徒天鹏等人。

东野焜等人此时早已挤出人群，急匆匆往柏庐赶，迎面仍有许多人往大中桥方向赶去。

回到家，如澄等忙问抢夺情形，东野焜说了个大概，接着冯二狗、吴小东、雷霄等十多人相继回来。这一次又轻易得手，大家十分高兴。东野焜严仁君把珠宝金饰拿了出来，交给侯三娘、侯四姑收藏。正在此时，房头上突然跃下一个

人来，众人一看，正是郎戈。

她仍然穿着男装，满脸怒气，指着东野焜叫道：“好个二师兄，在大街上抢夺聘礼的，原来是你这一伙人，快把劫夺的物件交出来，乖乖跟我到秦师兄处请罪！”

东野焜一愣：“咦，小师妹，你……”

郎戈冷笑道：“谁是你师妹？你辜负师傅五年教养，表面上装得跟个正人君子似的，骨子里却是个贪图钱财的盗贼！从今后不许你再提师傅大名，你不配做风火刀王的弟子。”

她忘了刚才还叫人家“二师兄”，这会儿却不认同门关系，话讲得十分难听。

东野焜道：“误会了，我不是盗贼……”

话未完，郎戈便打断他叱道：“所作所为，乃我今日所见，你还赖得掉么？”略一顿，她用眼一扫，瞧见了皮怀志师徒，手一指，骂道：“还有你们两个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血口喷人，诬我大师兄为盗匪，现在从实招来，定是受二师……受东野焜指使，若是冥顽不化，休怪我刀下不留情！说，别瞪着你姑奶奶！”

张彦礼大怒，叱道：“你这个助纣为虐的帮凶，我张家一百多条性命的冤仇，岂是随便说得的？去年秦玉雄伤我师傅一臂，我师傅找他报仇与你何干？我问你，去年此时你和秦玉雄在一起么？如退不在你知道什么？既然不知道你来乱嚷一气岂不惹人生厌？你……”

郎戈气得跳脚：“臭小子，你敢骂姑奶奶？我大师兄岂

是杀人劫财的盗匪？今日你们设计抢夺财物，才是不折不扣的盗贼！”

东野焜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师妹你听我说，今日劫夺聘礼的事，说来话长……”

郎戈气哼道：“话短我都不听，莫说话长，你快把财物带上，跟我到大师兄那儿认罪，听由大师兄发落！”

张彦礼冷笑道：“各位听见了么，这丫头是非不明，糊里糊涂，指鹿为马，浑说一气，她把那个猪狗不如的大师兄，捧得像天上的菩萨，真让人笑掉了大牙！”

郎戈大怒：“臭小子，你诬我师兄清誉，还敢辱骂你姑奶奶，今日不教训你，你……”

张彦礼吼道：“谁怕了你来？少爷……”

东野焜忙劝道：“张兄，你就少说一句吧，小师妹不明真相，不必与她计较！”

郎戈道：“怎么不明真相？你们劫夺大师兄的聘礼乃我亲自所见，这假得了么？如今人赃俱获，亏你还有脸说出这番话来！”

飞龙堂的俞秀娥恼道：“我父兄被秦玉雄所害，曾对你亲口说过，你却不信，张公子一家罹难，也是亲身经历，你也不信。我们与金龙会誓不两立，你却为秦玉雄声辩，看来你也是个背师投靠权贵的小人！”

郎戈骂道：“你编了谎来骗人……”

言犹未了，雷霄道：“郎姑娘，还记得我二人么？”说时指指梁公柏。

郎戈有些面熟，道：“似曾见过，但我并不认识你们，有话就说！”

雷霄道：“那日你初到雅庐，求你师兄回山探望师傅，我们当时并不知你女扮男妆，还邀你到‘福居’，打算劝劝你，难道忘了么？”

郎戈道：“呀，你们原来是秦师兄的人？”

“不错，但我进金龙会，是为了报毁家之仇，两年以前金龙会毁了我雷家堡。你师兄如何进的金龙会，我与梁老弟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因此你师兄的作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他已不是你在山上所知晓的秦师兄了，他巴结权贵，参与了去年杭州这位张老弟家的命案，又参与了屠戮集贤庄，屡屡为金龙会立下了功劳……”

郎戈忿然地道：“那是你说的，谁知真假？况你是个奸细，说的话更不能信！”

雷霄见她竟这般固执，不由一愣。

严壮行道：“老夫就住在集贤庄，秦玉雄杀了正道英雄铁判官翁梓乃老夫亲眼目睹……”

郎戈撇了撇嘴：“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说话一个帮一个，我谁都不信！”

东野焜叹息道：“师妹，你该听听大家的，如果不信，你最好暗中去查访。秦师兄死心蹋地为相爷卖命，图谋不轨，利欲薰心，不顾民心思定，与元奸、倭寇勾搭，不惜将民众陷于刀兵之灾。小师妹你身负师傅重托，未了然真相之前，切不可将师傅衣钵传与他……”